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林士樾

林士樾，閩之古田人。客游燕京，寓居城外蕭寺中。寺係六朝時所建蘭若，紺宇琳宮，規模宏敞，惜半荒落矣。生所處為佛殿後數楹，距僧寮尚遠，出入必鍵戶。對面有東西兩廂房，尚無人居。忽有被來宿者，聽其所操口音，則秦人也。初見，一揖之外，不再款曲。朝夕相遇，但頷首而已。一夜，月光如水，頓觸鄉思，沽酒獨酌，醺然逕醉。隱几假寐，竟入睡鄉。及醒，則良夜將闌，蟾輝漸匿。忽聞鄰窗有笑語聲，側耳細聆之，清銳類女子音。訝謂禪剎中何得有此？啟扉出視，見西廂燈燭朗耀如晝。逕前伏窗窺之，則秦客面南中坐，兩旁坐四女子，年並□六七，皓齒明眸，異常冶麗。面北對坐者，獨作宮妝，年約二□許。方擊鼓飛花，舉杯相屬。秦客手執梅花一枝，遞於東座。生疑今非冬令，梅自何來？須臾，鼓聲忽止，梅正在北座美人手中。聞美人云：「素不解掉書袋，昨閱近人詩，有『細嚼梅花當點心』句，此語何如？」眾皆曰：「善。」例當東座者飲。顧東座者已欠伸作倦態，引觥立盡，起向秦客曰：「夜深矣，盍歸休乎？」推窗欲出。生恐為其所見，亟隱身於庭前雙桂樹下。女行經生側，若為未睹也者，逕詣東廂，推扉而入。生亦歸臥。

翌日早起，伺秦客他出，亟往覘之，雙扉未扃，推之，呀然自開。室中行李蕭然，帷帳衾枕之外，了無長物。几上置鐵匣一，舉之，重不能勝。生異焉。仍為之闔扉而去。既夕，秦客自外返，甫入，連稱咄咄怪事，若預知他人之入室也者。時天氣漸炎熱，階前隙地頗廣，涼風颯然至。秦客露坐中庭，見生猶於燈下作吟唔聲，因呼生出，曰：「酷暑逼人，何不於此間納涼，乃猶作占畢計，豈將射策於金華殿上耶？」生笑曰：「聊溫故業耳。功名之心，久已如死灰槁木矣。」談次，問生曰：「君昨夕曾覘餘室乎？後勿復爾，恐於君有所不利。」生然色變，久之，曰：「吾觀君殆異人也，願附門牆居弟子列。」秦客曰：「僕無所長，恥為人師，君勿謙也。今夕盍從余飲，以破寂寞乎？」把臂入室，則室中已煥然改觀，轉瞬間二女婢立於前，探筐出肴饌，熱氣蒸騰，若新煮於釜者，陳列几上殆滿。生方慮有肴無酒，則秦客已啟鐵匣，四女子自匣中躍出，各執一壺。問：「瓊娘何以不來？」答曰：「方赴瑤池，借洛姊並至耳。」須臾，二女自空而降，神韻娉婷，不可一世。秦客曰：「洛娘亦憶陳思乎？五百年一度，當於紅塵小聚，藉償夙情。至於緣之修短，亦視其人之福分耳。」爰命生與洛娘並坐，居賓位，面南；己居主位，與瓊娘俱面北；四女子仍東西旁侍焉。生詢四女子姓氏。則長眉豐頰者，為細娘；纖腰玉肌者，為端娘；媚容流盼者，為蕙娘；婀娜臨風者，為雪娘。生量頗豪。秦客亦罄無算爵。六女子每飲必引滿，而壺中不見其竭。席間，生故設僻令，秦客與瓊娘連沃數□觥。繼行射覆，生思索亦窮，罰維倍，酒力不勝，告歸寢。秦客笑曰：「狂郎情急矣。」乃命婢秉燭燭生；洛娘初不欲行，四女子或推之，或挽之，始前。生視已室，頓爾華麗，但覺玉軟香溫，生平所未解。二婢已為生代弛外服，置之於牀。女亦就燈卸妝，一笑入幃。逮乎東方既白，宿醒甫醒，開眸審視，一無所有，故帳塵棲，敝衾線斷，仍如疇昔而已。遂疑夜間所為，涉於夢幻，向秦客質之。秦客曰：「是皆實境也，我豈敢欺子哉？今夕仍請顧我。」生諾焉。由是夜聚朝散，夕醉晨醒，習以為常，一載有餘，生樂極忘歸。

一日，秦客忽來告別曰：「余將有遠行，南極乎金馬碧雞，而西窮乎蒼梧斑竹，永訣在茲，相逢無日。子亦可從此逝矣。」生聞言，涕不能仰，嗚咽而言曰：「抑何離別之長而歡娛之短也！」秦客曰：「君豈不能忘情於洛娘哉？」袖出銅盒授生，曰：「子後無論蒞至何所，獨居一室，夜靜無人，焚香祝之，彼當自至。但有所囑：慎勿涉洛浦也。」言訖，握手逕去，倏忽已杳。

生自是遍歷四方，所至不交一客。人見其無所事事，而服御飲食，奢於自奉。夜宴一開，自宵達旦，間或簫管悠揚，歌聲如沸，而從未見其招妓侑觴也。因是竊竊疑之，而猶未敢發也。生有內戚蕭穆齋者，生妻遣之來，以促生歸，與生同寓而異室。每夕，聞生室中笑語聲喧雜，訝焉；寓主人亦告以所異。因留心覘之，見一女子，容華豔冶，天人不啻也，吹竹彈絲，徵歌按曲，無所不工。斗轉參橫，其聲始寂。明旦以詢之生。生始猶謔曰：「無有也。」證以目見，乃無詞，但戒蕭勿宣揚於外。出牀頭所志一編示蕭曰：「此即余之日記也。」蕭見其標題曰《遇甄奇緣》。因曰：「然則所謂洛娘者，殆即甄後乎？吾聞甄後美而貞靜，遭讒而殞，天下惜之。陳思《洛神賦》，殆有托而言，後世稱為《感甄賦》者，荒唐之詞也。今君所記，無乃污蔑古賢后乎？」生笑曰：「阿瞞奸雄，曹丕篡賊，以天道論之，寧有貞操苦節，以彰其家聲者哉？世但知宓妃授枕，盜嫂貽羞，而不知其家庭中已先有聚之譏，當時阿瞞破城，甄後出見，操見其媚波啼露，冶色羞花，歎為『真吾兒婦』，遂驅不出，事實有不可言者。」記中言：甄後體有異香，每出汗著衣，作桃花色，浣之不去，其香經月不減。後一目重瞳，其光倍朗，其視倍明，能於黑夜暗室中拾針芥。後纖腰細頸，窈窕多姿，亦能效飛燕作舞，一日著碧綃之衣，曳輕之裙，翩躚起立，迴翔久之，幾欲乘風飛去，一時殿上下觀者，無不歎賞，但後不屑為耳。後精於女紅，繡物寫真，栩栩欲活。嘗作百蝶圖，懸之內廷，時有所蓄白貓，呼為「雪衣娘」者，後所愛也，見必撲之墮地，蓋以其似真也。後能作小詩，出語清新，不拾牙慧。嘗寄閩中女伴云：「感紅蘭之滋露，對啼眼兮娟娟。隔窈窕於空谷，懷秋思之淒然。」當時傳誦，稱為雋逸。

一日，生正在室中，聞鳴鉦者過，亟出視之，則作猴戲者也。猴巨似人，見生，怒皆欲裂，勢幾欲掣鐵索以撲生，戲者之，猶不懼。生避入乃免。夕以問洛娘，曰：「是即曹子桓也。知君昵妾，故欲一泄厥忿耳。」

後生捷南宮，筮仕於汴，與伊園主人素相識，特遣急足迎之至伊陽。戒途方始，是夕女惻焉以悲，而泫然以泣曰：「與君緣盡矣！自此一別，遂隔千秋。君其善自珍重，勿以妾為念。」生不解，但慰藉之。越數日，過洛水，正欲登舟，忽思秦客言，紆道而行，至寓，覓銅盒，則已羽化。悵惘欲絕。生自是入峨眉山修道，不知所終。